

## 筆耕逾甲子系列3：那些年李雙澤唱自己的歌

筆耕逾甲子系列

■ 文／陳品婕、杜歡 採訪整理報導；圖／李建旻攝影、何瑋健翻拍、楊智明提供、本報資料照片

本報於去年4月23日發行1000期之際，以筆耕逾甲子系列專題回顧經營六十多年的校園媒體的重要歷程。系列一探索了民國65年的淡江事件後，引起諸多迴響，也促成原民台、浙江衛視製作節目再探李雙澤精神，因此，本週推出系列三，繼續追尋彼時與爾後，李雙澤留下的傳奇印記，仍然在他的友人與世人心中波瀾壯闊。

場景再回到民國65年，在西洋歌曲盛行的年代，數學系校友李雙澤（1949-1977）高呼「唱自己的歌」，當年的《淡江週刊》見證事件始末，也創造媒體論壇的場域，深化了唱自己的歌運動的文化意涵。許多當年的見證者因為一部影片《民歌40》再聚首時，頓時了悟，「原來我們與李雙澤一起推動了時代浪潮。」

時任淡江週刊社長 王津平：

民歌運動是淡江全校的運動，也是體現淡江精神與基礎。

「淡江事件」之後，本校校園刊物《淡江週刊》連續3個月，於每週關注、刊載相關報導，也接受讀者投稿、表達意見。同年12月13日出刊的662期《淡江週刊》頭版頭條評論就是〈唱我們自己的歌！〉其他文章還有李雙澤的〈歌從那裡來？〉、李元貞的〈為什麼沒有自己的歌〉、曉姝的〈從 國父紀念歌談起〉等。

時任《淡江週刊》社長王津平說：「民歌運動是淡江全校的運動，也是體現淡江精神與基礎。」當年《淡江週刊》為一校園刊物，對讀者投書保持開放態度，王津平強調，當年沒有審稿，投稿內容可以雙向溝通、商量，我們尊重投稿人。

曾憲政綜觀分析，以王津平、李元貞等人在當時批判的精神，儘管很難容於社會，但仍在《淡江週刊》連載、並分層次辯論「淡江事件」後續，「從開始『為何不唱自己的歌？』然後開始思考『我們有什麼歌？』第三階段則是探討『為什麼不寫自己的歌？』李雙澤更是因此被激發創作出第一首歌『我知道』。可見當年自由學風造就了藝術文化發展。」

他也分享對於「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一曲的理解進程，他笑稱大家都在跟唱西洋流行歌曲，只因旋律、意境優美，但到了國外後，才明白歌詞背後的涵意是在傳達反戰想法。曾憲政以此說明，「民歌」是指具有特殊意涵、時代背景的歌曲，而且從民歌又可延伸討論歌曲創作風格的差異化，例如東方、西方看待音樂的喜好及取向明顯不同。

梁景峰補充，七〇年代臺灣在各方面的客觀需求中，都在追求現代化發展的改變，《淡江週刊》自然也開放部分篇幅給全校師生進行學術討論和文化討論，「唱自己的歌」持續兩、三個月的爭論，引發了創作自己的歌的要求，「李雙澤更在此挑戰下，於1977年的短短數月陸續創作了9首新歌。《淡江週刊》的影響力是扮演著引起討論的角色，也挑戰李雙澤，讓他走向創作之路。淡江更是推廣民歌的重要產地，陸續出了很多人才。」

時隔30多年，梁景峰經歷了臺灣威權治理進程，當年不僅響應李雙澤理念，更認同民歌運動在校園內發酵。「淡江是開放的、沒有圍牆的大學，在1970年政治戒嚴的環境中，仍保有一定程度的學術自主，校園刊物有《淡江週刊》、《明日世界》雜誌，各系更有發行系刊……」至今依舊高度肯定當年本校學術自由、學風開放。

前化工系教授 曾憲政：

他想傳達的理念是一種文化的反省，也呼籲大學生應該與在地連結、認識。

談起李雙澤於當年創作的文稿、美術及音樂，與他亦師亦友的曾憲政說，「作品完全沒有任何政治因素考量！他早期走訪過國外，想傳達的理念是一種文化的反省，也呼籲大學生應該與在地有一些連結、認識。」曾憲政進一步引述李雙澤談話，「為什麼我們對藝術的標準，都用西方的角度來看，包括美術、音樂及唱歌方式，所有評審的評選方式，套用在民謠上，聽起來就是怪怪的！」正因如此，李雙澤才會提出「唱自己的歌」。

前德文系副教授 梁景峰：

他不是只大聲說話，而是身體力行，努力追求藝術的品質。

梁景峰在任教期間與李雙澤熟識，與友人整理出李雙澤生前作品，曾於1978年出版《再見，上國－李雙澤作品集》（梁景峰編輯，長橋出版社），其後又於1987年出版紀念文集《美麗島與少年中國》（梁景峰、李元貞編輯，李雙澤紀念會出版），讓過去觸動人心的本土創作，再次的重現在世人面前。

「李雙澤的文字作品，無論是小說或報導文字，都顯示他的敏銳觀察力和高度幽默的技巧，代表作『終戰的賠償』更曾獲得吳濁流文學獎。」梁景峰感慨地說：「短短28年的生命，李雙澤充滿創作能量，在繪畫、攝影、音樂及文學皆有作品完成和出版。他不是只大聲說話，而是身體力行，努力追求藝術的品質。」

梁景峰形容，李雙澤在藝術表現有多樣的興趣與才華，而且有高度的熱情學習繪畫和彈奏吉他，「在淡江求學期間，他也畫了幾十幅淡水景物的水彩畫和油畫。李雙澤曾說過，『生活在哪裡，就在哪裡發揮、為哪裡效力。』遊歷過西班牙、美國和菲律賓的他，知道一個國家該如何在國際化中交流、競爭，體悟到必須有自主的文化成就，所以他才會那麼自然地提出『唱自己的歌』的呼籲，也鼓舞了年輕人創新的想法。」

」

國貿系校友 李建復：

管演唱風格類型、異國語言的歌曲，對歌手本身而言，最重要的是這份「唱自己的歌」的精神所帶來的後續影響。

曾以「龍的傳人」一曲唱紅大街小巷的民歌手、國貿系校友李建復，在《淡江時報》第1021期專訪中提到李雙澤的影響，「對我來說，不管演唱什麼風格類型、異國語言的歌曲，對歌手本身而言，最重要的是這份『唱自己的歌』精神所帶來的後續影響。

」

看過民歌紀錄片《四十年》的本校校長張家宜說：「藉此紀錄片讓淡江人一同回顧已故校友李雙澤提倡『唱自己的歌』的民歌精神，至今仍影響著淡江音樂性社團。鼓勵同學藉此深刻了解臺灣及淡江民歌發展，並將此精神發揚光大。」

國家文藝獎得主 吳瑪璣：

他們非常重視文化內容、關心整個時代，也從知識份子的角度來觀察社會，更盼此做出點貢獻。

儘管如此，李雙澤影響同時代人的佐證，仍是不勝枚舉。歌手胡德夫曾強調李雙澤點醒他，因而開啟他唱自己卑南族的歌曲。吳瑪璣曾接受本報專訪也談到，求學時期受王津平、梁景峰、李元貞等師長啟發。她說：「他們非常重視文化內容、關心整個時代，也從知識份子的角度來觀察社會，更盼此做出一點貢獻。」吳瑪璣形容，那個年代臥龍藏虎，很多厲害的同儕，外文系的朱天心、楊祖珺、李雙澤、林洲民等，雖然沒有真正往來、對話，但透過梁景峰、李元貞老師的分享，間接感受和了解到社會脈動。

校長室秘書 黃文智：

當年校園內充滿跨領域的針砭與激盪，這也影響我走出工學院範疇，至今受用。

當耳邊突然傳來校園民歌，仍不免勾起青春回憶的校長室秘書黃文智說，「當年進入淡江求學，確實能感受到這股自由與創作風潮，從李元貞老師、王津平老師，到同輩的學長姊們，皆對詩、歌、文學、藝術有多元創作揮灑。校園內充滿跨領域的針砭與激盪，這也影響我走出工學院範疇，至今受用。那時代的師生如今回顧，都非常感念張建邦創辦人，在當年辦學即有如此海納百川的思維。」

李雙澤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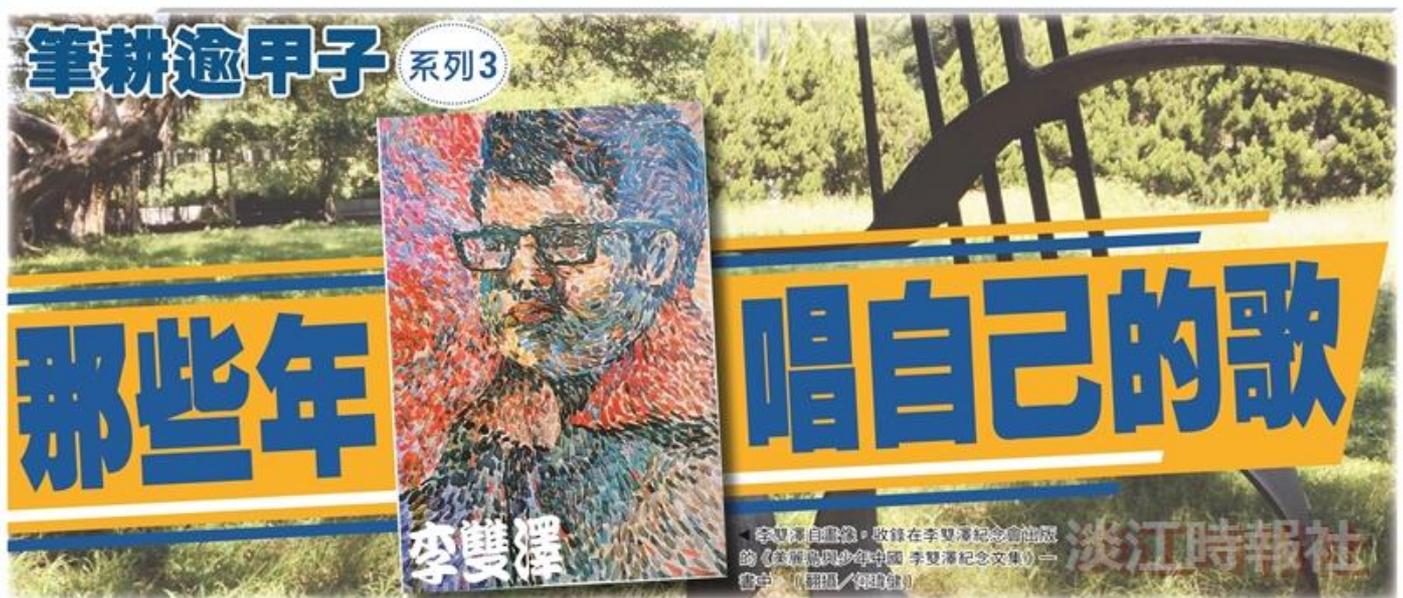
楊智明 40年重訪李雙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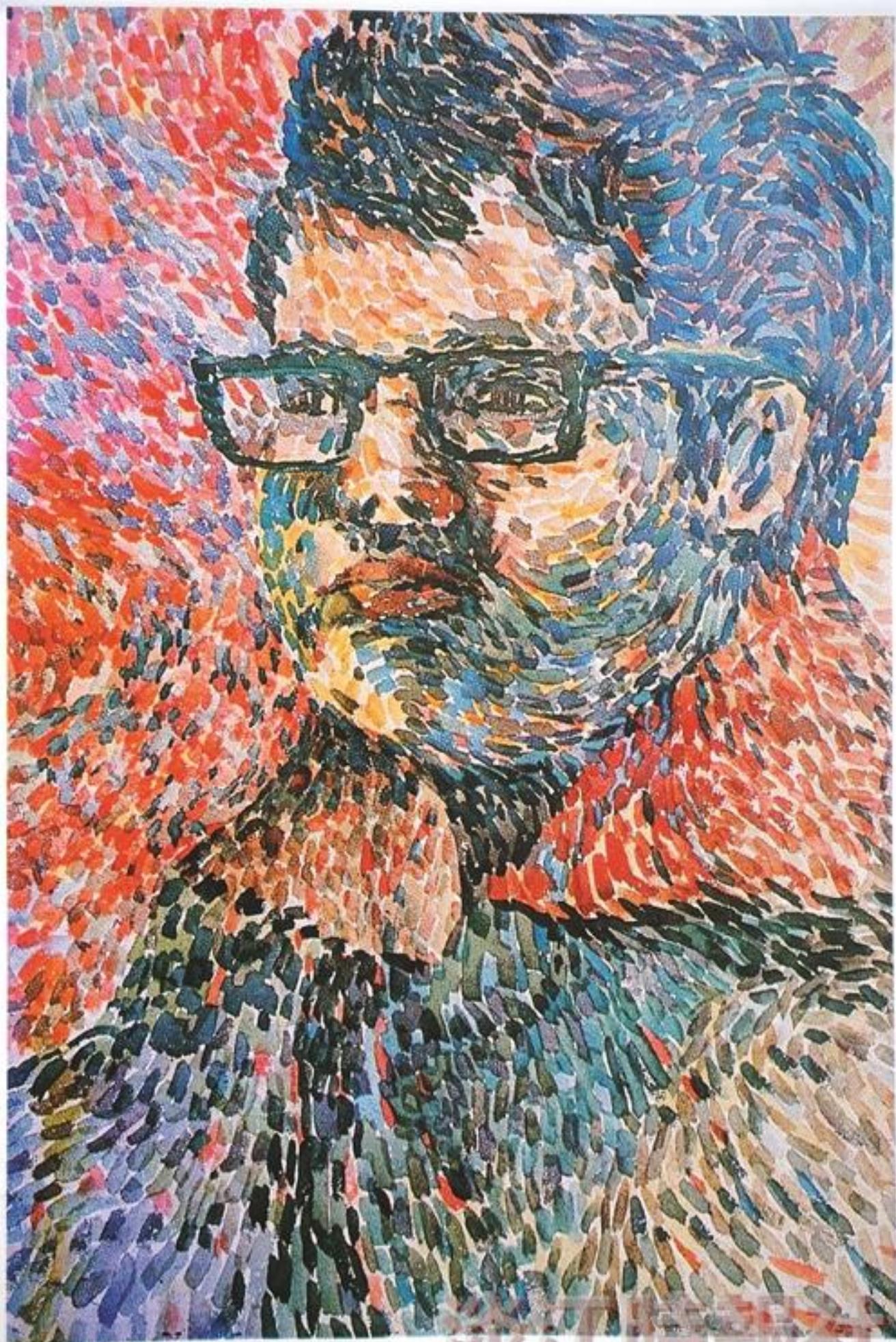
本校資傳系助理教授楊智明也觀察到此點，去年12月16日由文學院舉辦的文創講座中，以「唱自己的歌—40年重訪李雙澤」為題演講，提到李雙澤理念的倡議、校園民歌的發展時，思考《淡江週刊》的確扮演重要的催化角色。他援引了時代背景、相關資

料及報導來說明，「《淡江週刊》的報導，正是李雙澤被記憶的起始點。李雙澤為何值得被大家記憶，正是因《淡江週刊》和其他校園媒體的風格迥異，又與《夏潮》雜誌路線相近，熱衷討論弱勢團體、社會議題及淡江中國歌謠之夜等，以多元呈現正、反面聲音之餘，持續關注事件發展，更是吸引外媒及各方關注的源頭。」

「若思考以人物回溯淡水歷史，李雙澤是代表淡江和淡水有關的人物之一。」楊智明將日前摘得諾貝爾文學獎桂冠的鮑伯狄倫（Bob Dylan）帶入對比，引出同樣以「歌聲作運動」的李雙澤，其影響力不容小覷。綜觀李雙澤作品，多以小說、散文、評論形式呈現，包括著名的「美麗島」、「老鼓手」、「少年中國」等歌曲，也曾投稿到《夏潮》雜誌，作品融合東、西方元素，感性與理性交織，極富有張力。楊智明形容，「李雙澤沒有特定書寫計畫，像是在實踐傳播般，純粹分享個人見聞和理解。正因為他的創作內容、情感太豐富，以致於作品都在被利用、被人拿來貼標籤。」

李雙澤有如本校瑰寶，從「唱自己的歌」傳開後，校內單位、社團舉辦相關活動也蓬勃發展，例如淡江金韶獎、吉他社的戶外民歌、文錙藝術中心辦過牧羊民歌演唱會等，也影響了學生從事創作歌曲的產出，如雷光夏、林生祥與盧廣仲等校友。





雙澤自畫像 1965 李雙飛藏

大江時報社

中國滄桑——書  
景象出版社出版

「主觀印象」的  
人的一面鏡子」  
水。

神秘唯我色彩的  
們爲了征服世界  
只是他們從中獲

難怪西洋文明斯  
他們的心態仍然

粉身碎骨。一  
國人缺乏科學的

成人形。一  
他歸爲「種族優

溝通對中國文化  
一書中我們知

眼高鼻白膚；而  
西方領導。而  
自己的使命責任

天國裏的主宰  
十年，其目的在  
等待我之民族共

我們自己努力，

## 我對淡江民謠演唱會感想① 李元貞

# 爲什麼沒有自己的歌

大學文化假定是社會文化的上層建築，假定是培養訓練社會高級知識份子以期將來做領導社會的中堅份子。而台灣社會近三十年來花了如此多的心血金錢培養出的所謂大學生的高級知識份子，竟然是以對自己同胞說英語和唱英文歌爲最高殊榮，以做英美文化的廉價複製品爲最高目標。在經過同樣的洗禮而覺醒的少數人（我們這些少數人也曾趕着時潮跑過外國）早已感到一種沒有真正自我的羞恥和悲哀。在十二月三日的淡江民謠演唱會中李雙澤即有意上台演唱台灣樸實的老歌以期引起要創造自己的歌必先從唱自己的歌開始的試驗，得到相當奇怪的迷惘反應。在場的大學生身份的聽衆們早已被英文歌催眠成習，情感思想似乎非在唱英文歌中才能得到發洩和滿足。以吼叫英美人的歡樂和哀愁爲宗旨，像一具具有內在自我的玩偶，却很自動的奴性的做製着英美文化型模下的舉動而熱烈轟轟。如果是以自己之歌爲主，我絕對不反對唱英文歌或其他外國歌。但是情形竟是如此，大學主們不但沒有自己的歌，不唱自己的歌，而且不喜歡聽自己的歌，甚至根本不覺有此需要。這種情形真使人不寒而慄！使人不得不對我們的大學教育必須作一番檢討反省。

我們是一群沒有自我的人嗎？我們是一群沒有自己內在感情和思想的人嗎？爲什麼我們沒有自己的歌？我們什麼時候才不是在口號上口頭上叫自由解放？我們什麼時候才能真正的內在精神上創建自我而達到自己是自己主人的自由解放的真實意義？我們爲什麼如此不關心自我？如此任自我流失而且流失在外國人可笑的外殼裡？這種長期性喪失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力的現象，必須從現在起讓它成爲過去了。在覺醒的人雖是少數，但就從這少數人努力做起來影響凡是關心自己願意創造未來的年青人吧！讓我們一起創造一條艱辛但有真實意義有屬於自己成就的路吧！讓我們開始唱出自己的歌！

## 女生宿舍的故事①

璠璠的世界 炎江時報社



淡江時報社



